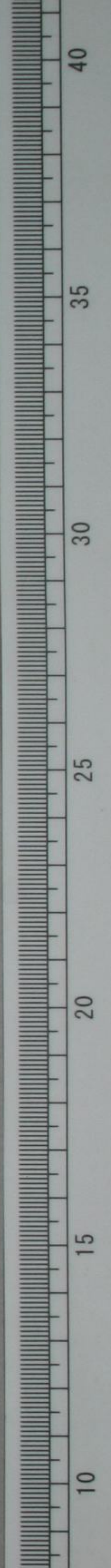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5

五



文庫11
D 94
5

左朝文彙

卷中十三篇

輯證卷中八十五篇

奏契卷中八十五篇

諸籍四篇

書源十篇

道國文目録

柳田宗正

48-11764

010190548991

在朝稟文十七卷

序卷弟一二二十五篇

卷弟二二十七篇

記卷弟三十五篇

卷弟四十五篇

卷弟五九篇 說六篇

題跋卷弟六四十七篇

卷弟七三十一篇

表箋卷弟八十七篇 謚議四篇 書啟十篇

碑銘卷弟九五篇

卷弟十三篇

卷弟十一六篇

卷弟十二三篇

卷弟十三五篇

墓誌銘卷弟十四九篇

卷弟十五十五篇

卷弟十六四篇 墓表一篇 行狀一篇 傳二

篇

頌卷弟十七二篇 銘九篇 贊十一篇 祭文二

篇 誄一篇

共計二十八十六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橐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世宗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奠海
 內使省城賽典赤往撫呂威惠浚其俗而道之善利鎮
 呂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
 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
 增秩優呂命吏而爲吏者多微倖名器亡治術惠安遐
 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呂宣布德澤稱旨意甚

者啓事造孽曰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箠壺迎溪之民曰曰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曰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于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曰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饋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

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賦財足曰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曰重賦僇尸張虔陀曰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鎮曰聲調格局議論俱佳

橐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曰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曰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曰重其本爲之小宗四曰聯

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已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已傳歷代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二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曰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

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稟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已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不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已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已姓爲氏其在稟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鑿曰宗法廢久矣近日通人如顧亭林郭畏齋輩已爲無實而名存猶欲去之讀虞伯生此文庶幾識古聖人之用心立法至善弗可議矣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推考其朔除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自誕降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或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繇二延二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

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昌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辟嚮之交感應無閒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則亦未之知矣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閒者必有事焉則不可曰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

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已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虜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仗節死諍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故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無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閒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用以於世於虜此

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神武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輯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豸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檄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立字浩然真定人郭可卑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立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

進園彙卷一
五
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
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成都虞集
序

遊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淨
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自憑依而自
久是故逮今二百餘年京師民物日自阜繁而歲時游
觀尤自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
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二
得意乎其閒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
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

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
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
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
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日得從事於斯
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自其深懷遠志一肆
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
成必托歌詩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日待夫後之
知者邪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
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自蓬萊山
在何處爲韻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
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蝕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曰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曰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曰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

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於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曰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曰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

而後之論者乃曰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曰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早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閒其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

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則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曰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曰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曰自廣脫然曰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曰窺之矣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閒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

道園集卷一
教曰治外后理陰教曰治內未有無教而可曰爲治者
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
姆師之訓誦詩壺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
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
婚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
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邪嗚呼盍亦觀於
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
之妻曰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曰涵泳乎深仁
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
盛所曰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

君子所曰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
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
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
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
之書類例本之經曰端其原因乎禮曰道其別摭先儒
之言曰極其理參傳記之事曰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
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
正學行正行居親喪曰能喪聞居官曰能官聞有子擢
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
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
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文趾
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曰子
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
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
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已至親使重臣治
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
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
地之人與士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
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
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

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已下其上者固
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
擬所宜居官已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
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已嘗遣大官若精強吏已往
自有成法已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已館
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
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
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
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
者眾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已歲月先後多寡已爲
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已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

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曰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曰治之有餘矣何足曰勞吾子方也郭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曰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曰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曰哉子方知足曰周事慮足曰及遠辯足曰達情勇足曰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

論而觀其施設竦然驚愕曰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曰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誼皆爲歌詩曰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曰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曰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鎮曰言選調之法極中時弊於此可識伯生經世之

學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閒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竝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呂文學仕於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

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呂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呂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沈民間尚多不及僂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呂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秉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邱曰祀天嘗曰大臣將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二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曰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曰玉刻符呪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卽大川沈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沈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

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旣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曰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交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曰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曰爲規欲方者取曰爲矩居者取曰爲屋室行者取曰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楛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

所急定之爲器已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
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
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
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
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
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
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
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然出乎其
閒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
儒學士幾如晨星莫爲之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
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

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
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
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
已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尙儒學而爲儒
者或已迂緩異悞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
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已究其至而
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已足用夫世者不屑
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尙之所謂豪傑有富
貴公卿之器已足用夫是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
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
觀者哉故愚嘗已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

有呂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
諛呂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
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
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巳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警巡
使二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
自刑曹呂明法成名來爲之恢二乎其有餘也政成選
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
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
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
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
適彰也來求序其事呂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

呂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錕曰人才之盛田於教化叔季每患無才用而不知
上之爲教失其道也久矣今古一轍讀伯生此文爲
之三歎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
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
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呂實之轉輸之事月
日相繼猶呂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
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
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

民爭趨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
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
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
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
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
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
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
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已苟徇免當使民知
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已教之先子嘗聞
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之分
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

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
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
成功於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已歌詩而蜀郡虞某
爲之序

鎮曰天下事大都庸人享其利而賢者專其難已賢
者知義與命也然有賢者可馮自是幸事若夫灾害
竝至善人盡矣將如之何長國家者不可不于無事
皆有陰雨之患邪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已分教天下
此誠一道德已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分初教國子

精擇名家高材者已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已表襮於世於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則已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已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已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已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曰自大司成已下

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已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於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已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二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已下皆有差於是取才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已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已英材雄略清

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呂廉爲氏其子孫皆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弟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呂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呂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呂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呂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呂生之族貴而得小官競二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呂餞之而請序於僕二日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信其學呂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呂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呂變化其人而用之呂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呂先之勤之呂灑掃應對呂折其外嚴之呂出入游息呂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呂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呂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二然號稱名卿材大

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言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

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一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聳聳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

得其當而非夸多。呂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
析事理。呂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呂爲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呂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呂來未能
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呂病歸，嗚呼！文正與先
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
一也。豈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
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
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辭，或暫解而旋失
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二皆得因其材而
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呂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曰：身先之故，僕得曰致其力焉。未
幾，二公有他除。近臣曰：先生選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
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
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
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曰：然直妄言。曰
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
去鄧文原善之。曰：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
其言曰：今皇上責成二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
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曰：見成效，議不合，亦投
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
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呂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呂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晦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呂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呂授之使時觀之亦足呂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營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呂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竝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建功統率之大小眾

寡呂次受職其子二孫二勿淖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閒者矣噫國家之所呂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呂爲重也思睿所知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呂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呂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呂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呂金璽使樞府知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呂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

何可勝計可謂盛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曰十餘年之後始卽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久而傳之子孫可曰無窮曰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曰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曰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尙方曰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於兵者多矣宥府歲奏所當得者曰百十數孰得此於聖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敘其言曰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琪璧重寶也賢而樂善曰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曰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大文孝皇帝曰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大寶天命曰凝於是闢延閣曰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曰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翰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曰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

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迺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
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竝呂耆
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御史
中丞臣趙世安等呂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
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
政事臣趙世延而貳呂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
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夔二擇文學儒士三十人
給呂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呂充用是年四月十
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
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
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

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
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
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曰宣詢諸故老
采諸記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
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
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
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
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
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於混一
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曰輔禮樂
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呂治順二
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曰空疎之
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
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稟之成實欲更求是
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
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
汪大猷虞凡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
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二年之基方源二而靡已
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曰至四方之續
報更加搜訪曰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
獨斷假之曰歲月豐之曰廩餉給之曰官府之書勞之

曰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寮貪冒恩
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彙序

家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
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嘗與吳興趙公子昂爲
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
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
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
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曰次議舉行其一
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
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

道園集卷一
七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嘗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遣中公呂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兒顯用而公已不及嘗論惜之自公之亡至於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觀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二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禺陽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呂來至宋末而止得呂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呂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於朝有司不目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呂爲識某曰於虜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呂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呂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呂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呂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呂王國得建官儼於天朝

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曰其君之命請善醫于尙方使事之閒乃從士君子問文學曰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曰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曰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於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風存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曰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文周孔之易捨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竝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曰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

附地二附天之說乃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於後世也歟是且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且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陳璣且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且著書則其詞精而約師友之間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且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璣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璣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尙當從璣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師且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且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

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
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杜
生曰掾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
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曰使事來當歸報耳不
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
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
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係也而
甘曰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
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避之爲杜生
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
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

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
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
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交之操權而速化
曰爲重不知教授之所係不輕也趨走曰事人與專席
曰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
曰天子之勅者孰貴苟曰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
淪部吏未必盡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曰
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
其學成也則曰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

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俵二然徒曰苟且尺寸參求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曰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曰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曰取名勿爲昏誕曰徇俗賢而知者修此曰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

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二篤二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曰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曰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不得休已爲常持身已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
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
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
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
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
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髻齒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
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必使
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
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
臣黃棄疾已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
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飢不至死教其子

讀春秋而已其一入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
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二來與先
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
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嘗勸某曰
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
也矣時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
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美臺或在武陵桂
芝程氏在安吉學辨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
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
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
至治壬戌集旣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

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呂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呂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呂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徼呂去。集知其情不敢。呂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呂敘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呂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呂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

曰勸予也哉

錕曰言教學之法甚可僕循蜀人苟由此能家諭而戶說之則士習一變比齊魯矣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呂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法。眞識呂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呂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竝起一時。張子專呂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樊樂放肆而

忽檢束之常紐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斲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曰逞夫衍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曰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曰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與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曰五色纒意重翻成矢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詠歌

鎮曰周孔之教莫大於禮所曰道冠百王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學者不本之博文約禮而徒求之身心性命閒未見所曰爲周孔矣

道園全集卷一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

在朝臺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
 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
 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乃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
 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章有醴盤有蔬有葢
 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會鳥翔
 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呂寓斯文之至樂
 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

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二乎盛哉虞集起省
曰古之教者必曰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
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
今吾師友徹佐乃得曰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
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爲卷曰貽諸好
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曰醫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
日暮不絕何君嘗曰病緩急爲先后不徇富貴不棄貧
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資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
貨具至於車馬之饋常二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

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久且不解謀可曰起其疾者咸推
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橐中餘貲
曰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曰
謝則又卻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曰答何君者來
請敘其事求歌詩於名筆曰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
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二於一錢之獲而曰活人
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
見稱于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
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藁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

其製名則其所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
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
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
公深知之至自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
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嘗吟諷其詩每欲自詩人
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乃獨推公若此信
知言哉某嘗曰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
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
者則其人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
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

者可巨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楊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楊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
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爲之言曰
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
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
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
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
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
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
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

道園集卷三
三
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嘗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
呂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呂爲不足呂得天
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尙文之
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呂觀其素求之經學呂觀
其實博之呂文藝呂觀其華策之呂政事呂觀其用通
此其庶幾矣而或者呂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
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
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容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
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呂報上哉蓋
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呂當上意矣初君與予
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

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
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
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
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呂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
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
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睚眦呂
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
豈所望者哉雖然此眾人之所云耳殆未足呂知君子
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
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

道園叢書卷三
四
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閒登覽題詠之蹟尙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自適或有見焉願歸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稟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曰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曰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曰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搢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曰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曰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曰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

者不啻蟻蠊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
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
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
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
然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
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
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呂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
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
年遜志呂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呂極其變化充擴
之妙則所呂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

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
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一有序發明聖道呂
存諸心呂行諸已呂及於物呂化於人然則敬仲得於
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
呂高明厲之呂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
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
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呂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
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
若蘇生之卷二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呂爲序

道學集卷二
六
鎮曰讀伯生詩時襍神仙元虛之學而所爲文則又多見道語賢者固自不測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旤寒暖之節曰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曰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竝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曰爲表有言焉受之曰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温詔曰問之束帛曰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曰被之絃歌施之宴享於

曰推天地至和之要於曰贊國家涵煦之深於曰明鄉里風俗之厚於曰見德齒久盛之美因曰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曰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曰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歎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曰八秩識其甲子

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曰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歎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竝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曰兩大或不能曰兩久理固然矣一曰名顯於昔一曰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曰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曰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曰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曰致此

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二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語諸公苟教之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眾幾比內地常曰親王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閒或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

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曰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晏安寧輟文儒于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曰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至意而凡仕于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曰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二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二者華其辭曰詵二征夫每懷靡及二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曰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義有

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曰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曰次九君子者皆從祀於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於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與乃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而亂離已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

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隊緒不絕如髮此所曰朝
夕兢懼如履春冰而馮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郎白
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
靖州七年從學者益眾又為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
宗親書榜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宮我先文靖奮起西南
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
人無所肖侶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為茂草而文靖之
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於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
起將告於有司上請於朝曰先人之居分籍在已者規
曰為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曰

為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
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躉
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曰丞相
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
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已
延平張子真士佐漢嘉薩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孫李
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曰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
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曰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
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
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蹟諸

通鑑卷三
一
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
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
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卽予言也其
志同道合如氏子呂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
而歸求於此庶其志有成也某雖不敏尙願誦所聞於
父兄者呂與其子弟從事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
有呂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呂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
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
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

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
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曰啓羣公之賦
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
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
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穉咸集莫不歆慕而頌
禱焉誠不可已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
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
精神丰采足已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
而盛德雅望足已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已
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二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
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

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
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
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巨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
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
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
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
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
安樂共養巨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
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
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
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字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
自京師往省來微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
斯文則必贏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
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
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
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
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竝於成均也日
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巨發明聖經賢
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
啓發雖巨區二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

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已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
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有
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已前言往行之實用
力之地也已見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
分焉所已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
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
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
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
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

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
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
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已門生兒子卽天寶而
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
未嘗敢已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
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閒矣卽命迴車蓋不唯
不已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
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
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
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
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

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
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
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邪曰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
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
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
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
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曰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
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竝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
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
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曰發其縕
者其何曰 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

之待乎子必曰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
曰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
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
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
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
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曰
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
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
祠修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曰于福乎或者疑二說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之同異而問諸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曰：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曰：聞而拯之。此所曰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衰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祀之方，紛然日至。曰：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曰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殷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民有曰：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

問父老。曰：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曰：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梁雍之境，素曰勤儉善年，而比曰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曰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曰：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四方之民，趨而至者，曰萬二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曰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曰：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句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盡備有之。是曰聖人於老聃有問焉。

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求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曰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曰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曰迪其人矣所謂器

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卽粗而得精沿邇竝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集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曰慶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閒豪傑竝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乃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

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陣
哭三日因皇子闊端曰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曰爲
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食糧甲兵之賦終始畢
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曰封隴右王
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
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
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
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曰
傳於世諡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於功臣之家曰世
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推汪氏或曰道
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曰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
束航海道便曰疾久之人益得善道於今五十年運積
至數百萬石曰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
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祿二年漕
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
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
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曰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

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
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
宋本具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
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
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
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已私貨取利尤夥器壯
而人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
轉欺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媮其傭直工徒用
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
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已
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

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
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
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情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荏葦
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
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
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
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已爲之長又可收游惰
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
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已耕盡地而取而使
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已爲迂而止宋公家
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

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曰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
部落所謂大小撒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
其徒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
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曰屬
之二公平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曰旱飢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曰賑之
而不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竝竭商
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諄宿愼守者迷去就之宜神
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
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

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
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於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
奉宣德意旣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
使專使持玉幣曰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曰曰聞
天子愀然曰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
顏實立曰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
陰雲低回肸蠁孔布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於
冢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
省臺臣共禱於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鄰真禱於
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

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安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踖中夜竝見雲輿於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樹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殖曰滋是曰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於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呂其副致國

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飢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曰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朱張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

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呂高第弟子
六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歷二年始克
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
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顛二昂二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
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曰資服乘也
醴泉朱草非所曰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一
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凜乎冲和之至自然
有所邇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
情唯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

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經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
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
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蓄民力竭矣天子
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曰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
之流湯二匡廬之雲蒼二公超然有意於其閒乎君子
來朝其旂旆二鸞聲噦二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
公子山尙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曰文
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曰爲
樂也未年歲閒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

道園叢書卷二
十一
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
筍菜可旨奉甘旨江雲峽雨可旨極遊覽其樂不在館
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
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
備察姦吏謬欺之故悵然旨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
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
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旨增益之也天下未見
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旣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
其職尙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
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
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旨盡心焉非其位不得
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旨爲難也兼善旨先朝進
士第一人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輟旨爲行臺
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
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
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
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
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
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
如傷當宁旨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

進園全集卷二
十一
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黻之下非兼善吾
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呂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
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
人英異餘亦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
呂爲意試旣畢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
劉楨維周子異客言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
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
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
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

一女九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
將所得又轉之文二豪虐百計不可得無呂悅親心不
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
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資竭衣裝盡購得呂還至
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者聞否具對呂文亡適程狀
曰何不購呂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
之諒曰子孫能奉已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
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閒言善卿子卽楨也進士來見
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珍彥
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
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於言也故

遺書卷三
十三
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
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曰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
之舞寬博之衣可曰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
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
君新甫曰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
霍金張之門其交遊兼嬰布帛乘之屬散萬金於一噓
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曰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
二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二於御銜之間而效用於
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曰三品之貴而

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郁二乎有
文是曰英皇肇行鹵簿既閒習於縣蒞之初皇上親祠
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沿禮之士無曰加焉世
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
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婁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
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
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
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蹙遺歌
詩曰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
於常潤之間登高邱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
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

道園全集卷三
十四
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曰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
漸之上九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尙翮二而
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
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
者聞而咨羨焉爲文章歌詩曰授其子師正俾歸曰爲
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曰難夫高年者詩書
琴瑟足曰相其德衣裳鼎俎足曰奉其隨子孫賓客足
曰樂其志遭時昇平耳自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
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
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邱伯或者又謂其
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
爲浮邱固其宜哉

送甘曰禮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曰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
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曰來諸叔相繼淪謝
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曰事阻歲時嘗遣子
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曰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
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曰禮有交游之
舊適調端幕府集曰情告焉曰禮旣下車期月之間政
曰敏辨乃率其僚與縣吏曰暇曰卽吾壟而問焉則樵

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石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度舟之利曰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宮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曰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曰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埽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曰禮高諡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曰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筥庫曰去集備位班行知曰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曰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曰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曰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曰爲治世者也至順三十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曰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公衣冠盛事一卷來相示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干年宰相慶元倫魁曰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曰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

田陳眾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子之留居鄭州者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歡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曰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之子孫至於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倦二曰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如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尙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旣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獻公曰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於後文康公敷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曰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曰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歎矣禁扁之

道藏卷三
七十
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尙多也繼志
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
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
其大父王大父世昌春秋掇巍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
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蘇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媾雖
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二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
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昌官卑祿薄
爲嫌意氣躍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卽遺老
故家而有徵焉未幾詔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
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昌去曰
親老矣急於養焉又恩二昌別噫予終無昌廣其寡陋
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
從官暇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
訪諸家之有傳者錄昌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
敢書此昌爲別

